



## 沉鬱頓挫的《詩人李白》

文：郭志邦

照片提供：康樂及文化事務署

由郭文景作曲、廖端麗及徐瑛編劇的歌劇《詩人李白》，在2009年12月4日及6日終於在香港上演——用上「終於」一詞，是因為這齣華人歌劇早於2007年已在美國首演，稍後，北京、上海以至意大利羅馬的觀眾都能夠欣賞得到，我們則要等到2009年，藉著香港主辦東亞運動會、有關當局以「文化東亞運」作宣傳節目，才可以一睹李白的風采。

郭文景不是一個多產的創作人，但他首部歌劇作品《狂人日記》曾經贏盡歐美國家的讚賞；而《夜宴》則曾於十年前在香港上演；當時的評論是「用西方的新技法，卻沿用中國的音樂語言，無論唱腔、配器、舞台設計都散發著中國的鄉土氣息」，但要歌劇唱家以近似京劇的子母喉演唱，好像並未完全掌握得來<sup>1</sup>。稍後，他又創作了《鳳儀亭》，特地把川劇唱腔跟交響樂融為一體。十年人事幾番新，郭文景的實驗性歌劇道路，到了《詩人李白》這一站，應該已經純熟地把中西音樂元素磨合吧？

## 感受不到李白的狂和傲

李白，雖然是一個家傳戶曉的人物，但大概在不同人的心目中，都有不同的形象。而以男低音田浩江飾演的李白，在外型上有點粗獷，神情凝重，可能跟一些人心目中的那個狂傲不羈、仙風道骨的李白，大相逕庭。這一點，外國觀眾或者不會太過介懷，像他們看《蝴蝶夫人》時，都不覺由外國歌唱家飾演日本女子有甚麼問題——歌劇，畢竟還是以音樂為重；而這一齣《李白》，很明顯不是一個完整的、敘事性強的故事，而是集中在李白辭世「升天」前的一刻，透過局部的回憶，總結他的「人生在世不稱意」，因此在整齣劇中，沒有太大的高低起伏。而且，我們感受不到李白的狂，也不覺得他傲，因為那個時候，他的生命已經到尾聲，不再是「天子呼來不上船，自稱臣是酒中仙」的李太白了；反而像極了沉鬱頓挫的杜甫，醉中仍然是滿臉愁容。這個形象，跟田浩江雄渾聲線，倒是十分配合。

開場一段由合唱團吟唱長達七、八分鐘，漆黑的台上僅有酒葫蘆在晃動，坦白說，很難為剛入座的觀眾「熱身」，視覺效果上也像八十年代港產鬼片：試想一下，四十個身穿灰衣的人站在舞台兩側吟唱，不明所意的觀眾，比較難以領會這個背景是代表着四川夜郎。

田浩江畢竟是一個經驗豐富的歌劇演員，據說在兩年前他首演李白時，表示使用普通話演唱有一定難度。但這次他的演出自然流暢，咬字清楚，更重要的是筆者認為他對李白（至少是編劇營造的李白），感受深刻，因此在演繹上，無論是醉是醒，他都恰如其份。而第一幕他跟飾演「酒」的男高音遲黎明的對唱，是整齣劇中最能擦出火花的配搭，也就是最有戲劇效果的地方：「酒」那種入世、庸俗和現實，句句都在點醒甚至打擊落寞、孤寂的李白，實在太有「舉杯消愁愁更愁」的味道——酒不能使人遁世，反而更令人想到現實的殘酷。相對來說，飾演「月」的女高音周曉琳，就沒有太多發揮的空間，跟田浩江像是各自為政地合唱。後來才知道，過去是以黃英擔任此角色（跟場刊所說似乎有點出入），這次不知是甚麼緣故改用了比較新嫩的周曉琳；如果日後有機會，希望可以欣賞黃英的演繹，看看有甚麼不同之處。

## 突兀安排破壞整體氣氛

在第二幕跟第三幕之間間奏曲，合唱團站在觀眾席的兩旁，忽地引吭高歌，效果非常出色，歌聲彷彿在四方八面迴盪；這樣善用合唱團，顯然比第一幕的手法出色。可是，唐俊喬的笛子獨奏是十分平淡，或者就是要營造一種淡然的感覺吧！然後，飾演「詩」的江其虎出場，一輪京劇唱腔的高音演繹，隨即贏得台下如雷掌

聲——到底是有江其虎的支持者在場，還是在坐觀眾對京劇元素倍感親切呢？

第三幕是李白回憶在宮中的日子，但由於舞台設計貫徹了簡約風格，即使運用合唱團作佈景及燈光的轉變，依然沒有任何宮廷感覺，這一幕可算是整齣劇的悶場所在。或者正如編劇所言，李白在宮廷所享受的富貴榮華，真的太短暫了。反而，到了第四幕，漆黑陰沉的氣氛帶來壓力；這一段音樂的壓迫感特別重，配合兼演判官的江其虎出場，本來很有氣勢，奈何，一個非常突兀的安排破壞了整體氣氛：當判官喝道「肅靜」之後，合唱團一齊拍手！筆者懷疑：有沒有人在大叫肅靜之後，會換來拍手的反應呢？可能這個安排是想用拍手聲模仿公堂之上衙差們的杖聲，但兩者未免相差得太遠吧？

最後一幕，氣氛又回到第一幕那種蕭瑟、落寞。此幕名為〈李白升天〉，但事實上李白卻是隨着月的步履，下沉到水裡去。當李白口中忽然誦起「赤條條來去無牽掛」時，詩仙豪邁之情終於湧現（雖然，這是梁山泊之類的草莽英雄才會掛在嘴邊的話）。當李白一步一步沉到台下，他的神情由悲壯、沉鬱變成瀟灑，像是得到解脫。可以說，編劇廖端麗記下了李白最後一段心路歷程的轉變，而田浩江則演活了這個角色，不單憑他悲愴的歌聲，還有他的眼神和表情。他給大家一個機會，從另一個角度，看到一個不一樣的李白。

## 美國亞裔表演藝術中心《詩人李白》

2009年12月4及6日  
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



<sup>1</sup> 見《香港歌劇史——回顧盧景文製作四十年》，郭志邦、梁笑君著，香港：三聯書店有限公司，頁152-153。

